四

禮書通故

仲子藏閲

口 12
2948
4

門 口 12
號 2948
卷 4

鄭元云士冠禮童子任職居士位季二十而冠主人元冠朝服則是仕亏諸侯天子之士朝服皮弁緊積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恆為士朱熹云詳鄭意士之子雖未仕亦舉用此禮矣敖繼公云此篇主言士冠其子之禮吳廷琴云下記云天子之子猶士也則自天子之子以下凡入學者皆可以士名之以周案鄭君士冠禮目錄兼士自冠及士冠其子為說敖氏據經云將冠者采衣紒不與主人元冠朝服同文是未仕為士也故以為士

冠其子據吳氏說自天子之子以下凡入學者皆有士名則目錄謂士自冠亏義無妨

鄭元云乃宿賓宿進也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其不宿者為眾賓或悉來或不宿之以筮賓之明日朱熹云鄭注本謂正賓或時不來則將不尋成禮故雖已戒之而又宿之欲其必來其非正賓則褒不宿蓋但使為眾賓雖不悉來亦無闕事也疏與音皆非是為佺如字讀賓字句絕以周案朱子申鄭甚當音謂釋文宿之言夙故主人宿賓對曰敢不夙興凌氏謂宿速同義非也宿在期肖速在卽日經文明顯何尋掍之鄭注宿賓在筮賓

明日則肖期三日空二日聿氏申敖謂筮宿同日肖期三日連本日數之止空一日以少牢肖宿一日推之則肖期三日空二日本日鄭義自合說俱詳饋食門

敖繼公云請期東面告兄弟蓋東北面告有司蓋西北面也褚寅亮云請期東面告兄弟亦然告有司西面此與特牲視濯主賓在堂下東西位者不同不可以東北面西北面之儀例之

鄭元云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服北者纁裳北也胡培翬說上陳三服先齒弁服而纁裳最在北故鄭知然或云衣裳裳賤東領北上純衣當在纁裳北服北者絲衣北

也鄭注非以周案東領者明其裳次而西也北上者明
齊弁皮弁元端又次而南也凡陳服衣與裳同次一處
非左右竝列冠禮所陳三服分佗三行其衣皆東領其
裳皆次而西近室之東墉側尊設亏室東墉故注云纁
裳北胡說固非或說亦未尋
鄭元云主人升立亏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俱升立相
鄉敖繼公云主人不立亏東序避子之位盛世佐云賓
亦在西序端序端不言東西序不言端文互見以周案
下經云主人贊者筵亏東序少北鄭注東序主人位少
北避主人此主人立序端非避子坐敖說非賓與冠者

行禮當負西序故經不言端盛說亦非注云相鄉釋東
西面非謂竝立序端
記冠義適子冠亏阼以著代也而士冠禮主人之贊者
筵亏東序少北以周案東序有阼階上之名燕禮云小
臣設公席亏阼階上是也筵亏東序即冠亏阼若庶子
則冠亏房戶南非阼也舊圖宮室者房居三分之一房
戶直東序西則冠房戶南與冠阼無別矣亏此可證舊
圖之失說詳宮室門下云將冠者出房南面鄭注云立
亏房外之西房外之西直東序胡竹村謂房外之東則
南當阼階故立房戶西尤謬

賈公彥云設笄枉正纚垂賈疏是
設笄枉正纚垂賈疏是
褚寅亮云筵亏戶西南面戶牖之閒最尊之位自尸而
外惟賓居之故冠義云醮亏客位敖謂遠辟主人非特
失旨且背記文以周案戶西謂室戶西褚駁敖是
鄭元云贊者洗亏房中洗盥而洗齊者昏禮曰房中之
洗枉北堂直室東隅側酌者言無為之薦者萬斯大云
贊者洗句亏房中側酌醴句鄭注非也昏禮舅洗亏南
洗姑洗亏北洗男女有別之義也冠禮無婦人與事贊
者何容別洗吳廷琴云側即上文側尊側字彼注以側

為特謂無元酒也此經言側酌醴亦謂特酌醴而無元
酒其義甚明與脯醢何涉注以側酌為贊者獨自薦之則
其說可通若謂並以明下文脯醢為贊者獨自薦之也萬氏
鑿矣以周案凡北堂設洗經皆不箸其文略之也萬氏
之說沈氏彤江氏筠已詳駁之吳說甚通
鄭元云冠者適東壁北面見亏母適東壁者出閫門也
時母枉閫門之外或云母枉廟之東北北堂下近東壁
以周案特牲記饎爨枉西壁鄉射記俎由東壁皆謂東
西堂坐之下牆也廟與寢皆有之冠禮無與婦人之事
其母不入廟則冠者適東壁見母為寢之東壁明矣注

云適東壁出閨門明東壁為寢之東壁非廟之東壁也
鄭意冠禮子見母昏禮婦見姑皆見之亏寢下云入見
姑姊如見母入謂入寢時適東壁北面見母則母在廟
西之閨門外正寢之北堂下也郝氏萬氏誤駁鄭注張
皋文胡竹村之申鄭亦不尋其說語詳宮室門
孔穎達云冠子以酒脯奠廟訖子取脯以見母母拜其
脯重尊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呂大臨云脯醢為醴
子設非奠庶也益母育從子之義故屈庸敬以伸斯須
之敬萬斯大云呂說亦非也禮婦人之拜有肅拜有手
拜肅拜如今婦人揖婦人吉事雖君賜尚止肅拜則受

脯俠拜亦肅拜也母先揖而後拜送既拜則變揖也以
周案肅拜非長揖萬說亦非詳相見禮拜類古者君拜臣父亦
拜子見亏母母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北面見其母母
南面拜尊卑之等也取脯取邊脯也下文卒醮取邊脯
如初褚氏云邊內之脯非祭脯也不敢取祭餘者以見
母敬也凡已祭者不復實邊林氏云適子祭而舉奠尸
拜之為上養父拜之沒而父為之斬衰冠而母為之俠
拜皆古人重適之禮若庶子禮從而殺存參
賈公彥說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亏西階下不在謂
歸甯疾病之類敖繼公云或已娠或疾病或見出皆是

也以周案母妻則無所謂使被出則與廟絕亦不可以
受當從賈
鄭元云主人降復初位初至階讓升之位程瑤田云主
人初立亏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復初位卽此位也至階
讓升處非位以周案程說是
敖繼公云不見父難與為禮也以周案特牲之餕父拜
子冠禮之見母拜子不云見父者非難與為禮也父延
賓親涖其事已見之也經言見贊者不云見賓同此何
休冠儀亏冠者還房自整飾後有拜父父起一節非
鄭元云見姑姊不見妹妹卑或云弟亦卑見之則妹亦

見也不言文省以周案經兄弟畢拾元立亏洗東鄭注
云兄弟主人親戚也云見亏兄弟者謂親戚之屬非謂
冠者之弟也冠者之弟未成人不見或者誤解見兄弟
并謂見妹種則紕繆
鄭元云入見姑姊如見母姑與姊亦俠拜也或云古人
謂姑為姑姊見左傳疏父之姊為姑姊父之妹為姑妹
姑姊卽姑以周案如或說見姑姊不見姑妹亏禮已絀
見父之姊不見已之姊亏情亦疏
敖繼公說見亏君亦元端而不朝服者以其未仕也所
見者亦元端見之褚寅亮云敖氏主士冠其子故云未

仕不知士之子苟未仕冠後亦未必尊摯見君鄭義為長

醴賓贊者皆與贊冠者為介鄭元云贊者眾賓也皆與亦飲酒為眾賓介賓之輔以贊為之尊之飲酒之禮賢者為賓其次為介敖繼公云飲酒之禮有賓有介有眾賓此贊冠者為介其餘為眾賓也眾賓之位亦在堂或說贊者朱子謂是主人之贊鄭注字誤佗眾賓盲贊者皆與謂主人之屬凡有事亏冠者皆與亏飲酒也或說主人之贊者亦在眾賓之列故云亦飲酒為眾賓以周案經主人戒賓所戒者廣筮正賓一人立贊冠者一人

皆宿之其不宿而為眾賓贊者無定數自宿賓至此言贊者十有三皆謂贊冠者然亦有兼主人贊言者如上云贊者盥亏洗西升立亏房中西面南上是也云南上則贊者都詞故下筵東序又以主人之贊者別言之亦有兼眾贊言者如此見贊者西面拜醴賓贊者皆與是也云皆與則贊者都詞故下言為介又以贊冠者別言之經之文理密察如此贊冠者及主人之贊者位在房中眾賓贊者位在西階西東直兄弟位賓醴冠者畢降西階西復位贊冠者亦從退可知位在賓南眾賓贊北主人降阼階東復位主人贊者亦從退可知位在主人

南兄弟北云見兄弟則主人贊者亦見之矣云見贊者贊冠者一人亦見之矣醴贊者皆升堂鄉飲酒記云主人之贊者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此云贊者皆與亦不關主人贊者故鄭注專以衆賓為說云贊者衆賓也又云為衆賓明主人贊者不與也自說者止知贊冠者主人贊者之兩贊不知又有衆賓之贊故經注皆晦　又案主人之贊者筵亓東序注謂其屬中士若下士者以贊者止降主人一等旨敖氏以為士之私臣非

鄭元云醴賓醴當佗禮敖繼公云醴賓曰醴者亦因用醴而名之褚寅亮云經亓醴賓醴婦字皆為醴注必讀

為禮者蓋推優禮亓人之意不欲質言之也疏謂天子禮諸侯用鬯不云鬯賓足破不必改禮之論又醴子醮子之用醴用酒則异而禮賓之用醴則同集說謂醮子之醴賓用酒則經何以不明著其文且敖氏既讀醴如字矣又云用酒非名實相艸乎

敖繼公云酬幣之禮當行亓賓受獻之後未卒奠之肅猶會禮既受侑幣乃卒會也褚寅亮云幣言酬賓必行亓奠觶之節矣疏說不可易敖非

鄭元云賁亓篚曰亓在鼎曰廾在俎曰載載合廾者明亨與載皆合左右胖敖繼公說載衍文沈彤說特牲載

句豚合升不合載張惠言云若合升而不竝載則經當
如昏禮盥饋合升側載也沈說非是敖氏載字則升者
將不載乎褻非矣以周案升先載後經文遝合升亏載
下意欲合字兩屬也經中多此例如上文薦弁服纁裳
純衣緇帶注云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同色與此
正同注家不通經例異說沸起矣
朱熹云加俎嚌之皆如初嚌肺初謂上章之始醮也嚌
肺者釋上嚌之為肺也上章之俎無肺而此有肺故又
特言之而不嫌褻出胡培翬云鄭破上嚌為祭卽云祭
俎如初如祭脯醢是為祭俎言之其實經言皆如初所

包甚廣亦兼薦脯醢祭酒等事加俎雖與初異而祭之
之法亦與初同故統言皆以概之賈疏謂三醮用再醮
之籩豆再醮惟徹爵乃臆說不可從以周案胡說甚通
鄭元云若不醴則醮用酒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夏
不改者也曲禮曰君子行禮皆如其國之故謹守其法
而審行之是也酌而無酬酢曰醮賈公彥云若不醴而
醮說夏殷法孔穎達云周禮適子以醴庶子以醮或舊
俗行先代之禮雖適子亦用醮則因行不改也劉敞云
謂庶子也朱熹云乃當時國俗不同有如此者如魯衛
之幕有繆布衶有離合皆周禮自不同非夏殷法也庶

子一醮以酒亦安導有若此及殺牲之盛林喬蔭云曾
子問曰因喪服而冠除器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
侯大夫冕弁服亏太廟歸設奠服賜服亏斯乎有冠醮
無冠醴此不醴而醮之明文可據也以周案從林說
鄭元云孤子禮亏阼今文佺醴楊復云父在時冠亏東
序醴亏戶西孤子冠亏東序醴亏東序也敖繼公云禮
亏阼謂賓與冠者行禮以周案孤子冠亏阼禮亦亏阼
己為主也與父在別故經明之禮兼醴醮二法敖說非
曾子問曰除器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
弁服亏大廟歸設奠服賜服亏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

歿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亏禰
賈公彥云周適子三加一醮庶子一醮敖繼公云庶子
冠亏房外南面遂醮經惟言冠而遂醮略無异文則三
加三醮皆與適子禮同惟冠醮在房外為异若不醮而
醴其位亦如之此言庶子指父在者也以周案庶子之
冠在房外統父存歿舊說本通士昏庶婦不饋不饗則
庶子之冠何導一同適禮適庶婦有醴醮之別則庶子
之冠亦不導同適子用醴敖說姝謬
鄭元云凡醮者不祝賈公彥云醮辭惟據適子而言以
其將篸代重之故備見祝辭注云凡醮者不祝凡謂庶

子褚寅亮云注凡醮者不祝以始醮曰始加元服再醮曰乃申爾服三醮曰咸加爾服與三祝辭同故加冠時不贊辭也正指醮適子言而庶子既用醮則亦舉用之疏誤會注意而云凡為庶子又言周之庶子只一醮然則三加時竟不用祝辭而併用三次醮辭亏一醮理不可行恐未然以周案經文歷詳祝辭醴辭醮辭注云凡醮者不祝謂不用上文之祝辭非不用此醮辭也凡醮統適庶言賈疏誤以醮辭當祝遂生此曲說集說又謂醮者亦祝與醮辭加服申服云云纏褒亦不足據

异義云今禮戴說男子陽也成亏陰故二十而冠古尚書說武王崩時成王季十三後一季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時成王季十四言弁知已冠矣春秋左氏說歲星為季紀十二而一周亏天天道備故人君亏十二可以冠自夏殷天子皆十二而冠又云王與大夫冠弁開金縢之書成王季十四是器冠也五經然否論云古文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季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癸未歲反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佾祝辭告是除器冠也周公未反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出异義云成王季十四是器冠失矣以

周案譙說是通典引戴聖云男子陽也陽成亏陰耦數
起亏二終二十謂之小成而冠尋義所引戴說是小戴
石渠議
異義云公冠記無樂春秋傳說君冠必以金石之樂節
之謹案人君飯有舉樂而云冠無樂非禮義也疏證云
盧注公冠云成人代父始宜盡孝子之感不可以歡樂
取之若然無樂是也周禮備詳樂事獨不及冠樂彼春
秋傳之文乃衰世變禮盲以周案左氏傳云君冠必以
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士冠禮無享廟侐樂
之文曾子問云父沒而冠則已冠婦地而祭亏禰是享

廟為父沒而冠之禮也其文承上諸侯大夫而言則節
以金石之樂亦惟諸侯大夫父沒之禮有然鄭注士冠
禮謂孤子尋申禮盛之亦此意也許說自當亦未見鄭
有駁文
記云無大夫冠禮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案造侐也夏之末造也與易大人造也文法同徐師曾訓為末世非）而亟藻記天子諸侯始冠之
法公冠記成王冠頌及公侯冠禮左傳記魯襄公冠事
國語載趙文子冠事荀子大略記天子諸侯子十九而
冠說苑建本記周召公十九而冠盛世佐云諸侯冠禮
始亏夏末天子冠禮始亏周初大夫冠禮其始亏周之

季世乎孔疏謂記直云諸侯不云天子又下云天子之
元子猶與士同則天子冠禮由來已久此肊說也家語
言天子冠禮而直以成王之事實之且曰此周公之制
足徵其所自起惟其先有諸侯冠禮而後有天子冠禮
故公冠篇云天子儗焉以周案玩記意古者五十而後
爵無大夫冠禮而諸侯天子之有冠禮猶古也故玉藻
亦記天子諸侯冠不及大夫若天子太子冠悉如士禮
故又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公冠篇言
天子儗公冠又言太子庶子其禮同士亦合後人乃據
僞家語文謂天子之太子冠如公冠斯悖

李孟悲說記陳緇布冠委貌周弁緇布冠士之始冠之
冠也委貌與弁皆天子始冠之冠賈公彥云士冠三加
有緇布冠皮弁爵弁既冠又著元冠見亏君有此四種
之冠故記人釋之經之與記都無天子冠法以周案從
賈疏
盧辯云公冠四加元冕四當為三元當為衮字之誤賈
公彥說公侯四加緇布皮弁爵弁後加元冕天子五加
更加衮冕以周案士冠三加為緇布皮弁爵弁公冠四
加為元端皮弁朝服元冕盧注誤以元端當朝服破四
為三固非賈疏準以士冠禮有爵弁無朝服與公冠文

亦違玆冠服之變緇衣冠配元端一朝服二皮弁服三
齊弁服四冕服五士冠三加欲申用上服齊弁故分皮
弁齊弁為二加而以緇布冠之元端統朝服公侯四加
其上服冕服乃分元端朝服為二加而以皮弁服統齊
弁其服與士冠禮交鐳錯禮皆自上而下惟冠禮自士
始而後有公冠而後天子冕弁亦四加
以上冠服悉準士禮也云天子冕弁者明天子亦四加
也漢制天子加緇布進賢齊弁通天亦用四加賈疏天
子五加不古其四加皆元冕者弁師云王之五冕皆元
冕是元冕乃五冕之通稱義詳衣服門朝日條天子以

衮為上服其四加元冕直用衮冕之元冕公以衮為上
服侯伯以鷩為上服子男以毳為上服其四加各用其
上服其冕皆元故曰四加元冕

晉禮志魏天子冠一加其說曰士禮三加天子諸侯無
加數之文孫毓云玉藻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
冠繢緌諸侯之冠也謂皆始冠則是有次加之辭此二
冠皆卑服質古勢不一加必重加朝祭之服以崇彌尊
禮器有以少為貴者冠不枉禹以周案大戴記公冠加
四天子儗禹家語文同漢制天子加緇布進賢齊弁通
天四冠猶古盧注大戴破四為三不足信魏制更不足

據
晉輿服志緇布冠蔡邕云卽委貌也其制有四一似武冠又一似進賢其一上方其下加幘顏其一刺上而方下進賢冠古緇布冠遺象也冔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人主始加緇布則冠五梁進賢三梁二梁一梁五經精義云古者冠布齊則緇之明冠制不殊但緇白有异今器冠則古緇布無梁幘也鄭注冠禮云緇布冠今小吏冠其遺象也漢小吏之冠卽委貌也進賢加梁幘與古不同以周案精義所言是魏書禮志引司馬彪漢儀志曰漢帝有四冠一緇布二進賢三武弁四通天則緇

布冠非進賢冠明矣但緇布冠亦有梁云無梁幘亦未是

褚寅亮云觀夏葛屨冬皮屨之文則可勿拘貫疏冠有常月之說無常月而不筮月者主亏日也魯襄公之冠也在冬其無常月明矣以周案賈疏之失辨詳卜筮門通典云或問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已雖小功卒哭可以冠而鄭孫二家注並云已大功卒哭可以冠未之亏禮無可冠之文范汪曰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則亏文不導復自著已冠故注家合而明之以小功導取妻則大功亦可以冠冠輕昏重故大功之末導自冠小

功之末尋自娶以記文不備故注兼明之若齊衰不杖
行吉則因喪而冠以冠禮賤及不可踰時而齊衰之服
從重則大功之末緦輕輕則行以吉重則因以凶也
昇義云公羊說讖二名謂二字佹名若魏曼多也左氏
說二名者楚公子弃疾弒其君卽位之後改為熊居是
為二名許愼謹案考文武賢臣有檜宧生蘇忿生則公
羊之說非也從左氏以周案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更
名非禮也左說近是春秋亏仲孫何忌曰仲孫忌魏曼
多曰魏多杜注以為闕文然以晉重耳倆晉重樂祁黎
倆樂祁叔振鐸倆叔振俶之或單舉或竝舉當時多其

比矣公羊家以為讖二名與春秋通例固戾何注以為
定哀之閒文致太平無所復譏惟有二名故譏之殊不
惒經書仲孫何忌凡九皆在定哀之世不譏且欲譏二
名當譏亏始見何以昭末季書仲孫何忌會晉哀七季
書晉魏曼多侵衛亦不譏邾孔子之母名徵在如春秋
譏二名先無以自解亏其親孔廣軒說魏曼多一名魏
多仲孫何忌一名仲孫忌春秋因兩書之以託譏二名
之義非本二字佹名而強削其一也此說較通

賈公彥云殷質二十為字之時兼伯仲叔季呼之周文
二十為字之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故檀弓

云五十以伯仲周道也是呼伯仲之時則兼二十字而
言若孔子呼尼甫至五十亦甫以尼配仲而呼之曰仲
尼是也孔穎達云季二十有為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
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季至五十曰艾轉尊又舍其
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甫仲
叔季此云五十以伯仲者二十之時雖云伯仲皆配某
甫而言五十之時直呼伯仲亘以周案曰伯某甫句絕
甫與上文嘉假為韻仲叔季唯其所當記者別言之以
明伯非定名也冠加皮弁字俛伯某甫皆通其後之
所至以喻其志也人自二十而後筋骨日以彊壯例可

俛甫故且字曰某甫甫丈夫之俛也五十例可俛伯仲
故又且字曰伯某而不俛甫其彌尊者或專以伯仲為
字并不且其字若欒書之俛伯蔡臣之俛仲孫叔敖之
俛叔士會之俛季是或又且以氏若子若狐突俛伯氏
子游俛叔氏公儀俛仲子吳札俛季子是冠時曰伯某
甫仲叔季通五十後之俛俛之卽冠辭三祝歷言壽考
眉壽之意攷當時有用冠辭之俛謂曰伯某甫仲某甫
叔某甫者如武王時有中旄父見周書宣王時有仲山
甫見詩幽王時有伯陽父見國語襄王時有叔興父見
左傳又有伯郤父仲稱父仲酉父伯庶父叔高父伯溫

父見群氏鐘鼎款識然以左傳僖二十八季之內史叔興父云僖十六季謂之內史叔興則諸侯伯某甫仲某父叔某父者亦例可省侯不言甫要之宜在五十以後也賈疏固非孔疏所言與通行之侯亦不合五十直呼伯仲為彌尊之辭亦非通侯　又案甫及伯仲本字也注家侯甫字伯字仲字本通曰某甫曰伯某仲某且字也鄭注禮經伯某某甫並云且字凡四見注禮記亦四見皆是也且字者謂既以甫若伯仲為字而又且以某是且字之義屬云某故經即不舉其甫若伯仲而某亦可謂之且字何注公羊王札劉卷渠伯糾亦云且字三

見亦是也何注王札云札者冠且字也云且字上特著其冠是且字為冠時之字也鄭注鄉飲酒禮云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且字別之別且字云伯仲則且字為冠字之某也人自二十後例侯甫五十後例侯伯仲此有定之字也曰某未定之字也經云未定之言多侯某即用此義某為未定之字故注家謂之且字且亦未定之言也士喪禮疏云孔甫之等是實字以某甫擬之是且字其說本通段懋堂云說文且所以薦也承藉云下曰且下一字所以承藉伯仲如其說解伯某仲某可以通矣而鄭注某甫亦云且字其何說也如謂甫所

以承藉其字與伯某且字分佺兩解而何注公羊并無
甫伯仲之文而亦云且字耎何說也段氏又謂五十以
寿但俛某甫五十乃俛伯某甫亦與通行之俛不合
又案鄉射禮某酬某子鄭注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春
秋傳曰字不若子聘禮記皇祖某甫皇考某子為鎛文
互稱之例特牲士禮曰皇祖某子以該其祖之為大夫
者少牢大夫禮曰皇祖某甫以該其祖之為士者某甫
者舉其字某子者直曰伯子仲子也
鄭元云遂以攀見亏卿大夫鄉先生鄉先生鄉中老人
為卿大夫致仕者以周案經文卿大夫之卿今本誤鄉

據賈疏冠義孔疏竝佺卿陸德明禮記釋文佺鄉音香
劉端臨從賈孔佺卿段懋堂張古愚從陸佺鄉王伯申
朱仲鈞力辨段張之非

受業鎮海鄭鈺
孫次丙仝校

伏生書傳云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通乎織紝紡績之事繡黻文章之美不如是則上無以孝亏舅姑而下無以事夫養子白虎通義云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充滿任為人母合為五十應大衍數一說春秋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心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陽數七陰數八男八歲毀齒女七歲毀齒陽數奇故三三八二十四加一為二十五而繫心也陰數偶故再成十四加一為十五故十五許嫁也五經异義云大戴

定海黃以周述

丹陽洪竹亭繕刻

說男三十女二十有昏娶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
子逢亏庶人古春秋左氏說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二
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禮也禮夫為婦之長殤長殤十
九至十六知夫季十四十五見士昏禮也許愼謹案舜
三十不娶謂之鰥禮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生武王武
王有兄伯邑考故知人君早昏娶不可以季三十所以
重繼嗣也鄭元不駁范甯云譙周說男自二十以及三
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舜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
晚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昏娶之限益不舜復過此爾
故舜季三十無室書稱曰鰥周禮云女子季二十未有

嫁仲春之月奔者不禁甯謂禮為夫之姊妹服長殤季
十九至十六如此男不必三十而娶女不必二十而嫁
明矣王肅云周官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謂男女
之限嫁娶不舜過此也鄭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
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馬昭云禮本命篇中古男三
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亏中節大古男五十而有室女
三十而嫁杜佑云三十二十而嫁娶者周官掌萬民之
判眾庶之禮也器服經有為夫姊之長殤士大夫之禮
也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以周案伏傳范注說
竝正當禮無夫為婦長殤之文舜義引有字誤夫為婦

當作為夫姊王肅引宋賢語見鞫子節用篇
白虎通義云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洽地有九州承天
之施無所不生也娶九女亦足以成君施也九而無子
百亦無詘也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洽天有十二月萬物
必生也必一娶何防淫泆也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備姪
姊從者為其必不相嫉妒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己
生之也不取兩姊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
恐一國血脈相似俱無子也以周案天子娶十二女侯
乾圖文諸侯一娶九女諸侯不再娶公羊傳文公羊說
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三國媵非禮也檀弓注引

許叔重云姪姊季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
而御
春秋左氏說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何休說
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故齊人來媵無貶刺之文鄭
元說天子云備百姓博異氣諸侯直云備酒漿何曏有
異姓在其中齊大國來媵我以為榮故無貶刺
白虎通義云嫁娶必以春何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生
陰陽交接之時也詩云士如歸妻迨氷未泮周宮曰仲
春之月令會男女令男三十娶女二十嫁家語云霜降
而婦功成嫁娶行焉氷泮而農桑起昏禮殺云此鄭元

從通義王肅從家語東晳云春秋二百四十季天王取
后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送女自正月至十二月悉
不以尋時失時為褒貶何阻亏仲春季秋以相非哉以
周案仲春會男女文見周官二月綏多士女文見夏小
正士如歸妻迨氷未泮文見邶風秋以為期文見衛風
霜降逆女氷泮殺內文見荀子有女懷春不暇待秋文
見毛傳通典引董仲舒云天地之道向秋冬而陰氣來
向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之人霜降而逆女氷泮而殺止
文本荀子毛傳家語雖僞書未可全斥昏之正期在霜
降後氷泮前周官仲春會男女奔者不禁據期盡言若

仲春為正昏之月何容汲汲先下不禁之令鄭注鎩會
經意而仲春後季秋前不相昏娶振古如茲束說叓謬
春秋所書多失禮事

鄭元說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奔者不禁重天時權
許之譙周云奔者不待禮聘因媒請嫁而已矣鄭鍔說
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命者連讀若之言及也謂奔
者俱有罰以周案內則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六禮不備
謂之奔奔者不禁聽成昏也殺禮成昏必有故故下言
無故罰之故者或凶荒或男女失時

毛詩傳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謂告父母廟白虎通

義云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杜預說禮逆婦必
先告祖廟而後行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云先配而
後祖孔穎達說女家每事告廟則男氏將行六禮必皆
告廟陳祥道說記卜郊受命云祖廟仍龜云禰宮鄭謂
受命還乃卜卜昏之禮蓋亦如之然則告廟始云納采
問名之後矣以周案昏禮凡半篇敘六禮之行皆主婦
家立文男家之事多從略立文然也婦家六禮之行皆
受云廟男氏不言可知白虎諸家因禮經無男氏告廟
之文遂生曲說本記言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昏
謂親迎時昕謂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者說見賈

疏受諸禰廟即告廟也戴記言娶妻齋戒以告鬼神又
言祖廟未毀冠娶妻必告傳言鄭忽先配而後祖不為
夫婦楚公子圍娶云鄭亦云圍布几筵告云共莊之廟
皆男氏告廟之證毛大可因此斥禮經為戰國書大謬
其謂告迎之後又有告至告謁二禮尤屬杜撰　又案
毛詩說娶妻告父母謂告父母廟此古文家說也白虎
通說娶妻告父母者遠恥防淫泆不先告廟者示不必
安此今文家說也鄭康成從古文故注記凡行事必用
昏昕受諸禰廟云用昕使者用昏壻明壻亦告禰廟也
故箋詩必告父母云議云生者卜云夙者此之謂告鄭

以卜亏从者為告則納吉注歸卜亏廟是亦謂告廟而
後卜也秦氏通考因鄭解先配後祖以祖為軷道之祭
遂謂鄭主不告廟之說姝為失察
鄭元云昏禮下達先使媒氏下通其言朱熹云下達為
下文用雁而發士庶皆尋用雁攝盛之意褚寅亮說如
朱子解則宜云納采用雁下達文義方順當主鄭說用
雁與六摯絕不相涉若云士許用大夫之摯以攝盛則
天子諸侯大昏何反降用大夫之所執乎以周案昏禮
者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之六禮也六禮之行
自天子達亏士故首不舉士而曰昏禮下達非若冠禮

自上始也鄭朱竝非記玉人穀圭天子以聘女大璋諸
侯以聘女大昏用鴈無見文賈疏昏禮無問尊卑用鴈
未知何據士當用雉雉難生致攝盛用鴈大夫用雁如
公孫黑強委禽是記曰摯不用死死謂雉褚說非
鄭元云賓升西階當阿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今文阿
為庇沈彤云當阿即當庇阿之言倚屋宇倚旁庇之言
閤屋宇閤旁以周案梁之曲處謂之阿凡經中阿之義
訓為曲說文亦云阿一曰曲阜也殷人重屋四阿亦謂
用四曲梁士大夫用夏屋制其曲梁中處正當棟故鄭
注訓當阿為當棟賓亏曲梁當棟之處致命主人亏阼

階上再拜賓退負序遂從而南主人鄉與客竝而受故下曰授亏楹間南面今文阿侹脫則授受當柱楹外矣故鄭注不從今文沈果堂謂阿卽脫褒謬

敖繼公云授亏楹間南面文承主人之下則授宜侹受者南面則授者北面矣以周案此竝受法亦謂之同面受敖改經非從注疏

鄭元云授亏楹間南面竝授也賈公彥云經云南面不辨賓主故知竝授朱大韶云經三云楹間南面注亏士昏禮注云竝授亏聘禮則以為詔受案聘禮注是也經無竝授受法言受者南面則授者北面可知授當為受

字之誤也文承主人再拜下自言主人受不當言使者授聘禮諸條皆主受者言其例自明鄭不審授為受之譌故解為竝受與聘禮注異以周案經言授明就賓立文何㠯云不辨賓主記言鄉與客竝然後受自是通行之禮何㠯云禮無竝授受法說詳相見禮門

鄭元云主人受醴筵庤西北面疑立待賓卽筵吳廷華云鄉飲酒禮言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此賓拜主人亦當少退負能疑立以周案凌氏釋例亦云主人拜時使者當如聘享授玉璧之使者不答拜亦云主人受與吳氏此說相合

鄭元云問名曰爲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孔穎達云問名問其母所生之姓名昏禮云爲誰氏言母之姓何氏也賈公彥云名有二種一是名字之名三月之名是也一是名號之名若以姓氏爲名之類是也問女而云誰氏者婦人不以名行明本不問女三月之名敖繼公云氏謂女之伯仲戴嬀爲仲氏亦其一耳盛世佐褚寅亮說問名而以誰氏問不敢斥言也主人則直對以三月之名以周案婦諱不出門名亦不出閫古婦人以名箸者若徵在若重若簡璧若弃皆特見其通行之俑止曰伯氏仲氏詩俑大任陳嬀爲仲氏是也器大記

曰男子俑名女子俑字問名即問字小記曰男子俑名婦人書伯仲問字即問伯仲疏家分字與伯仲爲二誤曰爲誰氏問伯仲對當如春秋伯姬叔姬之俑不直告以三月之名又案鄭注不必主人之女賈氏謂恐假外人之女而收養之似非鄭意俞理初申鄭注引左傳云先君之適若而人及邊姑姊妹若而人寡人之適若而人不必其主人之女謂或邊姑姊妹之屬斯說勝賈

鄭元云問名卒曰某氏不記之者明爲主人女敖繼公云此擯者傳主人許之辭也賓致命亏堂宓亦曰敢請

女為誰氏主人則直以女名對之以周案此門外傳辭不遽告以名者俟賓入對之也上記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卽告名之辭鄭注誤

張爾岐云主人拂几授校賓主不敵故也褚寅亮說授几之法主執兩端授則賓執中間受主執中間授則賓執兩端受此則以校授賓异亏常禮以周案聘禮亦賓主不敵不云授校授校張說固非校為几足足枉几之兩端執校以授卽執兩端授褚說亦非詳見名器門

朱熹云古人納采後又納吉若卜不吉僎休郝敬云昏姻之約自納采問名時已定矣如必問名始卜倘卜不吉可中廢乎故用禮通其義而已以周案納采但曰貺室某氏猶曼子請室曰邊姑姊妹若而人辱使董振擇之也問名則定其伯仲氏而後可加諸卜納采問名賈疏謂一使兼行二事納采一鴈納吉一鴈其禮殊輕納徵乃加束帛故卜不吉可中廢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後儒視納采節太重且以納采時已定其伯仲故問名納吉諸節皆說不通今吾越俗遣人約昏之後先吉卽還其帖仿古問以菲禮問女子生辰合之不理後人視納采禮太重卜之意卜不吉中廢何妨情賈公彥云吾子有嘉命以下至請納徵是門外向擯

者辭也云致命曰某敢納徵者是外堂所致命辭也云
對曰者是堂上主人對辭也敖繼公云致命之辭宜在
敢不承命之後以周案使在門外故曰請納徵既外堂
故曰敢納徵從賈疏
白虎通義云納徵元纁束帛離皮元三法天纁二法地
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大也離皮者兩皮也以為庭實
庭實偶也皆禮經曰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鴈
納徵用元纁束帛離皮鄭元云周禮凡嫁子取妻入幣
純帛無過五兩純實繒字古繒以才為聲納幣以繒婦
人陰也士大夫乃以元纁束帛賈公彥云庶人用繒無

纁士大夫乃以元纁束帛禮記納幣一束束五兩二元
二纁陳祥道說史錦繡千純純匹端名疏謂庶人用繒
非盛世佐說禮記魯人之贈三元二纁是送女之制聘
女或亦古財字多誤為純鄭改純為繒不為無據以周
案純帛之純不必改繒庶人用繒亏文無見從白虎通
義天子諸侯加之以圭璋玉人云槃璧天子以聘女大
夫繼公云請期節曰某日堂上致命之詞也其上則皆
擯者所傳者也張爾岐說請期節云皆賓與主人面
相往復之辭盛世佐說此皆使者在門外與擯者所往

復者也其致命于堂當曰敢請期不于堂上告期者以
枉門外已告也仍曰請期者以壻父本欲使者請期若
于堂上直告之曰某日豈辱為致命乎以周案敖說非
盛說耑鑿

荀況云親迎之禮父南向而立于北面而跪醮而命之
往迎爾相成我宗事鄭[元]云父醮子子壻也醮之禮如
冠醮與其異者于寢爾下十三字依敖氏集說引補呂坤云父西向
子南面以周案冠醮子南面賓北面此父親醮不用賓
北面之位終有未安當從荀子

賈公彥云女父禮又枉廟父醮子用酒又枉寢

知者以枉廟禮筵于戶西右几布神位今不言枉寢可
知也以周案父醮子亦宜枉廟與醴女同左傳公子圍
取于鄭曰圍布几筵告于其莊之廟是其義證記文上
下類錄命辭例不及神席不舉因此遂生曲說

鄭[元]云宗子無父母命之命之命使者枉春秋紀裂繻
來逆女是也親皆歿己躬命之則宋公使公孫壽來納
幣是也賈公彥說公羊傳紀裂繻來逆女何以不稱使
皆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
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無母也然則
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如公羊義

母命之者命子之父兄師友使命使者不自親命使者
此注云命之命使者似母親命鄭略言之其實同也敖
繼公說記曰父親醮子而命之迎是親迎者必受父命
也若無父則子無所承命其禮不可行此為無父而母
命使者之禮則父歿而母存亦不可親迎矣以周案公
羊家說母不通使故母命之謂命父兄師友使使者但
經云母命之己躬命之竝不言父兄師友己躬命之是
直以己名命使者則母命之不尋謂命父兄師友以命
使者上下分伦兩解鄭注命之命使者自與公羊家异
且昏禮當以同姓為主云稱師友固屬未安宗子尊父

兄亦未尋主其昏故有母母命之無母己躬命之婦人
無外事非所施亏宗子無父之取婦也哀公問篇諸侯
冕而親迎云諸侯無父可知是親迎不論父存歿矣
鄭元云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支子庶昆弟也弟
宗子母弟敖繼公云支子謂宗子之族人也弟謂凡無
父母而有親兄者也兄雖非宗子猶稱之也有兄則不
稱宗子者尚親也褚寅亮云注必指宗子母弟者見所
稱之兄非大宗子則必小宗子也假如宗子歿母弟之
次者存季弟行昏禮亦不尋稱次兄以非宗子也而稱
其繼祖之宗子敖氏似失記意以周案褚尋鄭意

异義云禮戴說天子親迎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
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祭公逆王后未至
京師而俾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諸侯有故若疾病
則上卿逆上公臨之許慎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
孫通制禮以為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鄭元駁之云文
王親迎亏渭卽天子親迎之明文也天子雖尊其亏后
猶夫婦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亏此哉禮
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
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主非天子則誰
乎以周案左氏說天子聘后及嫁女皆使同姓諸侯為

主祭公迎后傳云禮也劉夏迎后譏卿不行不譏王不
親迎文王親迎本諸侯禮然哀公篇言先聖天地明屬
天子究不曏言不親迎顧未必若大夫士直逆女家耳
胡氏[illegible]曰使同姓諸侯主其辭命卿往迎公監之父母
之國諸卿皆送至京師舍而止然後天子親迎而入此
說可通白虎通義云天子嫁女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
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不使同姓諸侯就京師主之何
諸侯親迎入京師當朝天子為禮不兼春秋傳曰築王
姬館亏外明不往京師也　又案春秋之例大夫不外
娶為大夫不曏越境逆女也故莒慶來逆叔姬傳以為

譏夌曉樓公羊禮說據此大夫越境逆女為非禮遂謂
諸侯娶無有越境之事顯與公如齊逆女傳以為禮相
違不足據
鄭元云士昏主人奠弁而纚裳元冕之次大夫以上親
迎冕服冕服迎者鬼神之貴公彥說卿大夫助祭用元
冕親迎亦當元冕攝盛也天子諸侯不須攝盛宜用家
祭之服則五等諸侯元冕以家祭親迎不冕過元冕天
子親迎當服衮冕矣是以郊特牲云元冕齊戒鬼神陰
陽也將以為社稷主據諸侯而說故知諸侯元冕也孔
穎達說天子以下皆用上服之冕五冕通元故合稱元

冕以周案天子衮冕祭衮冕親迎是親迎用祭服也但
五等侯之祭服說亦不同說詳衣服通故中大夫以下
親迎攝盛鄭云大夫亦冕服者大夫以冕為尊士以爵
弁為尊士親迎用尊服則大夫以冕可知也至士之子
用士服為攝盛賈疏以為適子則然庶子宜降一等云
義無從推見蓋據後世禮為說也唐六典昏禮有嫡庶
之分
經實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賈公
彥云奠鴈當在房外當楣北面何休云夏后氏逆云庭
殷人逆云堂周人逆云戶後代漸文迎云房者親親之

義也以周案何休之言本於書傳此乃天子侯禮非尊
膺洽凡言戶皆室戶房戶不舉單稱戶賈疏因女在房
中改戶為房已與本文不合當楣北面經傳亟無其文
且時主人升西面正當楣處又安舉容堵之尊膺及拜
位賈疏甚謬何後人咸信其說邪近張皋文知當楣侵
主人位改為當阿亦為未達經於賓升之下卽曰北面
尊膺其膺明尊亏西階上矣如果曲而鉤楹而東又曲
而北當阿而尊有如許轉折經宜明箸之矣又考說苑
修文篇言親迎之禮云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
以屨二兩加束脩二又云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屨女

則親迎亦不僅尊膺矣
何休云書傳曰夏后氏逆亏庭殷人逆亏堂周人逆亏
戶以周案此天子侯禮也天子侯禮之別詳亏書傳諸
侯大夫士侯禮之別詳亏齊風著篇傳箋以綦瓊瑩為
士服青瓊瑩為卿大夫服黃瓊英為人君服則諸侯侯
亏堂卿大夫侯亏庭士侯亏著矣而鄭風丰詩又云侯
我乎巷毛傳以巷為門外與禮經合益侯著者其命士
不命之士自侯亏門外之巷也此別有說詳禮箸賈疏引書傳
以為壻親迎尊膺在房戶外之證大謬
毛詩傳云有女同車親迎同車也鄭箋云親迎與之同

車故稱同車之禮陳奐云禮士從車二乘執燭㑹馬壻
婦皆同故曰同車以周案親迎之車雖婦壻各一乘而
婦初乘車之時固與壻同車也禮曰壻御婦車授綏記
曰壻授綏御輪三周舊疏引此以解傳箋本明陳疏好
與鄭異故別解之如其說傳亦當曰親迎車同
記若不親迎則婦人三月然後壻見受摯入主人再拜
受壻再拜送出敖繼公云主人拜亏位進詢受亏門中
皆西面壻復位東面拜送褚寅亮云經明箸入與出之
文敖氏詡受門中肊說也授受之節宜亦如士相見禮
在中庭以周案敖說士相見禮亦謂詡受門中非

鄭元云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
送之賈公彥云左傳齊高固秋月迎叔姬冬來反馬則
婦人三月祭行行反馬禮故知大夫以上嫁女自以其
車送之吳廷華說親迎為六禮之一禹有夫家不共車
而自乘其車之理此經壻車婦車並舉其為夫家所共
甚明左傳有反馬說或是送女之人所乘或載嫁女服
器之車俱未可知以周案詩百兩御之御迎也是大夫
以上有迎車也百兩將之將送也是大夫以上有送車
也毛傳云諸侯之子嫁亏諸侯送御皆百乘兼言舅之
諸說姝偏鄭箴膏肓云禮雖械亾以詩義論之天子以

至大夫皆有畱車反馬之禮畱車妻之道反馬堵之義
鄭元云女從者謂姪娣也盛世佐泰蕙田說女從者卽
下所謂婦人送者詩諸娣從之乃諸侯禮鄭誤以周案
下經云雖無姊媵先是士妻亦有姪娣也從鄭
鄭元云媵御沃盥亏南洗御沃婦盥亏
北洗夫婦始接情有羸恥媵御交道其志敖繼公云媵
交者御沃媵盥媵沃御盥也此盥蓋亏北洗夏炘說鄭
敖盡非經例賓主敵者洗亏庭洗尊者不就洗有人就
而沃盥公食公尊不就洗士虞特牲少牢尸尊不就洗
于於父母亦就而沃盥也同牢之禮夫婦竝尊媵御皆賤亦就而沃

盥也凡云沃盥者皆指匜槃而言與庭洗無涉庭洗無
云沃盥者以周案夏說與胡氏士虞正義合
敖繼公云舉鼎入匕俎從設謂三匕三俎從設有司三
人各兼執一匕一俎北方載者左人也右人則西面匕
沈彤說當有六俎六匕云其牢者謂夫婦各食其半非
謂止三俎而其之也以周案經言夫饌舉俎魚腊言婦
饌不舉者明同牢亦同俎也沈說無據少牢禮匕皆加
亏鼎東枋為鼎西面匕者枉東俔也此鼎亦西面匕未是宜從敖說
當亦枉東西面匕賈疏謂南面匕者
經贊者設醬亏席坫葙醢枉其北以周案筵長九尺饌

先設醬者醬居席端也醬用昼徑尺二寸葅醢用豆徑
亦尺二寸葅醢次而北其相去各尺二寸葅醢既設三
俎之位乃定故下言設俎
俎入設亏豆東魚次腊特亏俎北鄭元云豆東葅醢之
東以周案三俎當席中先設豚次設魚二俎皆橫腊特
亏俎北則縱設也三俎皆廣尺二寸長二尺四寸二俎
橫設悉當特俎之縱三俎合而成方舊說三俎皆橫設
不正
贊設黍亏醬東稷柱其東設湆亏醬南鄭元云饌要方
也以周案黍稷用敦敦徑六寸八分北當豚魚二俎會

柱其南湆與醬同類而不與醬同設者醬當席端而湆
柱席外故最後設之婦饌亦同設饌要方弟子職文中
三俎二橫一直成方夫席豆東兩俎醬東黍稷又合三
俎以成方湆雖當席外而與黍稷二會並列亦合三俎
以成方對席亦然賈疏饌要方不及湆其疏設湆亏醬
北又以為湆不昼要方此謬說不可從近之俪圖者壻
哀不正皆為賈疏所誤
設對醬亏東鄭元云對醬婦醬也設之當特俎賈公彥
云當特俎之東以周案對醬當與夫醬相對夫醬當席
端婦醬亦亏席端對設鄭注以魚豚二俎當席中特俎

偏北故云醬當特俎意亦欲兩醬相對而婦之黍稷當
涪西又與夫饌不類矣非也詳見後圖
葙醢枉其南北上設黍亏腊北其西稷設涪亏醬北賈
公彥云上設堉涪亏醬南枉醬黍之南特俎出亏饌北
此設婦涪亏醬北枉特俎東饌內則不尋要方注云要
方者據大判而言耳以周案婦饌要方與夫饌同涪最
後設亦枉席外也賈氏此疏大謬上文設涪亏醬南不
尋添言黍如涪枉醬黍之閒則饌安尋方也鄭注設對
醬當特俎雖難盡信然其意正欲饌之方也按後圖自
見賈謂涪不尋要方與注顯違

李如圭云對席亦有俎設豆西魚次腊特亏俎南乃設
黍亏醬西而云腊北者以其次腊設之其實枉俎北楊
復沈彤俱從其說俞樾云下文婦饋舅姑之禮特牲合
升側載注云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而
此經上文陳三鼎其實特牲合升不言側載明夫婦同
俎矣以周案六俎之說於經無見且按其設黍之處枉
豚北不枉腊北與經尤違

敖繼公云魚腊當豚俎北端而云特者明不與豚俎為
列亦橫設之以周案魚腊亦橫設則饌不尋方矣自後
注家悉為敖氏所誤然敖氏釋設對醬亏東云下文設

黍亏腊北而此醬宜在黍東則於特俎為東北也此說
是以校正鄭注自不可易近之駁敖說者多不中其肯
綮
張惠言說據禮圖豆徑尺二寸登與豆同敦徑六寸八
分俎廣尺二寸長二尺四寸橫設之一俎適當二豆之
徑兩席其俎葙醢當席中必相對與豚魚之俎直腊特
亏其北則醬宜當之故鄭云對醬當特俎經文云設黍
亏腊北葢當腊稍北略言之又疑北為東字之誤以周
案鄭注對醬當特俎本失經意褚寅亮申鄭駁敖語固
失當張皋文從注改經尤為不稽鄭氏錦以為豚魚二

俎橫設腊特俎北縱設二俎合成方形其說誠是而黍
稷在宜東不在醬東與經又違
何休云禮婦人見舅以棗栗為敬見舅以腶脩為敬見
夫人至尊兼而用之敖繼公云婦亏舅竝用棗栗而執
亏門外亏姑惟用腶脩而受亏階下皆輕重之銖也以
周案見舅執棗栗見姑執腶脩經有明文如敖說見舅
棗栗腶脩竝用是以見夫人之禮見舅也失之矣說詳
褚氏管見
敖繼公云婦始執笲用二手拜時則惟右手執之凡婦
人之拜以左掌據地故右手執物而可以拜也郝敬云

婦東面立拜古婦人拜不著地戴震云婦立拜舅亦肅拜以周案諸說皆非詳見相見禮門

禮家舊說贊醴婦醴當為禮贊者男子或說男女授受不親贊醴婦以婦女之曉禮儀者為之以周案三月廟見老醴婦亏房中老為男子玆贊醴婦亦男子可知凡男子尊齊拜婦人執奠拜下贊自酳云北面尊拜則贊為男子尤明江氏永私記辨之詳矣

鄭元云婦饋舅姑共席亏奧敖繼公云舅在北姑在南或說舅姑异席舅居奧姑居舅北褚寅亮說士室約深一丈八尺向東既接設兩席北墉下亏能旁橫容婦席

當依注共席之說以周案厥明婦見舅姑异席三月尊茶舅席亏廟奧姑席亏北方亦异席玆亦宜然鄭云共席亏奧謂二席共設亏奧皆東向非謂同席也如舅姑同席則可同俎矣鄭說側載分兩俎明异席也又說婦席亏北墉下枉室中北牆下為姑席枉舅北其地無餘故鄭知枉室中北墉下三席非並設何嫌不容褚申鄭非鄭意士室深二筵容兩席說詳宮室類

鄭元云媵御餕姑餘也古文始作姑敖繼公云既酳改設之如饋之鐙鐙猶設也與始飯三字誤胡承珙說姑飯

者滕御共餕姑之飯黍而不餕舅飯亦不敢褻之意以
周案曰始飯明餕餘不會舉也曰鍚明舅姑之飯皆餕
也說詳褚氏管見如古文家說不餕舅饌鍚義無著如
謂分設姑飯亏鍚義亦迂遠故說尤誤
孔穎達賈公彥說廟見尊菜卽祭禰事萬斯大說曾子
問女未廟見而疢不遷亏祖不祔亏皇姑所以不遷不
祔者以未廟見故也曰祖曰皇姑則知廟見及高曾祖
矣江筠說曾子問所謂廟見是專指舅姑在者其所云
祭禰卽士昏禮之尊菜指舅姑物者非謂舅姑物者止
行祭禰而別無廟見亦非卽祭禰為廟見如注疏家之

說經著尊菜之禮不并著廟見之文者經本詳初昏及
夙興事初不及三月而後其言尊菜者特以見舅姑禮
及之爾楊大堉說尊菜卽廟見三月以久者言之若昏
期近亏時祭則不必三月矣以周案曾子問三月而廟
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亏禰成婦之義也鄭注此舅姑
沒者必祭成婦義者婦有供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
特豚亏室鄭意舅姑存者有婦見舅姑之禮有婦饋舅
姑之禮其舅姑沒者廟見尊菜如婦見禮擇日祭禰如
婦饋禮疏家廟見祭禰合為一事固非後儒以為舅姑
存者亦有廟見似亦未當經言婦入三月乃尊菜明尊

菜不舅杜三月冉楊說本郝京山叟誤記又曰婦入三
月然後祭行亦謂未三月不舅行助祭助祭又一事江
愼修禮書綱目以祭行為尊菜之記又誤并為一事
庾蔚之說舅姑偏有物者見其存者不須見亾者崔靈
恩說厥明盥饋亏存者三月廟見亏亾者賈公彥說舅
物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物婦人
無廟可見以周案舅物姑存當尊菜禰廟以見其舅庾
說舅亾不見非也舅存姑物姑雖無專廟但既祔亏皇
姑則婦廟見亏皇祖姑以見姑賈說無廟可見亦非當
從崔說

賈逵說先配而後祖配謂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
廟見然後配鄭眾說配同牢會也先會而後祭祖無敬
神之心鄭元說祖祓道之祭也先為配匹而後祖道杜
預說先逆婦而後告廟熊安生孔穎達說賈服之義大
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
故譏公子忽先為匹配乃見祖廟鄭駁异義云昏禮之
暮枕席相連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亏士皆當夕成
昏舅姑物者三月廟見故鄭成九季季文子如宋致女
注云致之使孝非始致亏夫婦也又隱八季公子忽先
配而後祖注云祖為祖道之祭是皆當夕成昏也以周

案列女傳宋恭伯姬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齊孝孟姬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是賈服所本賈服謂大夫以上三月廟見成昏明士自昏不尋據士禮以駁之尋賈服之意行夫婦之道與成婦之義二者不同成婦必待三月廟見為上下通制行夫婦之道自有遲速大夫以上禮備士則事遽有不能不異者焉以周謂士昏正寢正寢者薦祖行禮之地非私室比雖卽夕對枕稍知謹飭者不敢妄行穢事其或欲動情曛必自盟為夫婦矣義不尋執不廟見之說而有遐其婦亏母家之事此拂經違道禮所不言而其情事可推而知也三月廟見而後成夫婦尋適私室此經道也未廟見不宜行夫婦禮如其伯姬孝孟姬必待三月之後此女子之善守經者也其或私行夫婦禮亦必遲至三月而後廟見如鄭突之先配拂經而祖必待三月之後要未有異者也曾子問云女未廟見而死不杖不菲不次注云壻雖不備器禮猶為之齊衰鄭意當夕成昏此為已行夫婦禮之制目其實女子守貞而死壻亦當嘉其志而為之服記文所言豈專為私行夫婦者設制耶

鄭元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謂助祭也賈公彥說舅姑無姑厥明卽見其存者至三月不須廟見則助祭此謂

適婦庶婦無此事敖繼公云凡舅姑之存若殁其禮皆
然盛世佐云特牲少牢禮婦人助祭者內賓宗婦皆與
此不專指適婦以周案三月祭行之禮統舅姑存殁婦
之適庶敖盛說是
敖繼公云庶婦則使人醮之是時舅姑席如受適婦見
之禮則醮之之位其亦在戶牖閒與褚寅亮云醮適婦
位與醴適子位同則醮庶婦位亦同醮庶子位在房外
南面矣以周案褚說是醮以代醴非代饗故使人醮之
文在不饋之上鄭注云使人醮之不饗也不饗上當有
亦字賈疏直以醮代饗亦未是

賀瑒說許嫁者主婦為之著笄女賓以醴禮之未許嫁
而笄婦人禮之無女賓賈公彥云未許嫁而笄無主嬪
女賓使婦人而已許嫁者用醴禮之未許嫁者當用酒
醮之敖繼公說笄有二節一則成人之笄一則許嫁之
笄以周案賀賈說本鄭注敖說非
鄭元云教亏宗室宗室大宗之家孔穎達云大宗小宗
之家悉尋教之與大宗近者亏大宗遠者亏小宗賈公
彥云不亏小宗小宗卑故也以周案從賈疏
不親迎則三月壻見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尊
擊再拜出鄭元云出門出內門入門入大門敖繼公云

亦入門左也記似脫一左字盛世佐云凡出門以東為左入則以西為左記亏壻入門下云東面明壻亦入門左矣疏據聘禮賓執摯入門右似以壻入門為右者然入門右者尊摯當北面此云東面明與聘禮有闕當以敖說為正以周案凡摯用敵禮親相授受卑者不敢親授尊摯而退壻初入門尊摯用卑者禮也下云擯者以摯出請受請以敵禮見也壻禮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謂終以敵禮見受其摯玩經意所別在尊授不在門右門左之異賈疏據聘禮以釋之經外添說未是曰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則入門左可知

鄭元云擯者以摯出請受欲使以賓客禮相見賈公彥云聘禮賓執摯入門右從君臣禮也辭之乃出由門左西進北面從賓客禮此亦然故知所請受者請退從賓客相見受之敖繼公云壻辭即許則進詔受其摯入立亏寢門外之右東面向主人也以周案斯當從北面之說

鄭元云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亏其內扉左扉盛世佐云門以向堂為正左扉西扉也葢取夫東婦西之義士喪禮闔東扉主婦立亏其內凶禮變吉也敖氏以此扉為東扇誤賈疏謂東扉即左扉尤誤以周案觀壻立門外

西面則主婦立東扉內可知也天子閏月聽朝閎門左
扉亦謂東扉當從賈
白虎通義云人君不再娶適夫人必後娶立夫人者不
敢以卑賤承宗廟自立其娣者尊大國也春秋傳曰叔
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娣也伯姬卒叔姬升于適經
不譏也或曰適必不復娶立明適無二防篡殺也祭宗
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為妾明不升以周案伯姬必叔姬
攝行女君之事禮有攝女君謂之貴妾明不升也從後
說
春秋莊公元季築王姬之館于外公羊傳云非禮左氏

傳云為外禮何休膏肓據公羊以難左氏鄭元箴之云
宮廟朝廷各有定處無所館天子之女故宜築于宮外
白虎通義云紀子以嫁女于天子增爵稱侯故春秋曰
紀侯來朝文加為侯明封之也諸侯所以不專自取國
中何諸侯不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母春秋傳曰宋三世
無大夫惡其內取也以周案公羊家義諸侯不內取為
不臣其父母也故宋內取譏大夫不外娶為人臣無外
交也故季文子取于陳譏然諸侯不內娶通禮也大夫
不外娶春秋之禮也士昏有鄉異邦送者之禮是卿大
夫亦有外娶矣嫁女增爵似後世禮非古

白虎通義云不取同姓者重人倫防淫泆恥與禽獸同
也外屬小功已上亦不㠯取以春秋傳譏取母黨㠯義
云今春秋公羊說魯昭公取亓吳為同姓也謂之吳孟
子左氏說孟子非小君也不成其罪不當譏謹案易曰
同人亓宗吝言同姓相取吝道也卽犯誅絶之辠言五
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絶以周案左氏說非小君不譏固
非許說五屬內當絶據古禮言亦未是記言雖百世而
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則夏殷自有㠯太平御覽引禮
外傳云夏殷五世之後則通婚周公制禮百世不通
但昭公周人何㠯援古禮以為之解坊記曰魯春秋猶

亦夫人之姓曰吳其亦曰孟子卒謂亦姓及吳也曰與
聿越字通曰之言及也春秋亦夫人之姓及吳國之號
亓亦也書之曰孟子卒今春秋是也論語曰謂之吳
孟子國人稱謂之不冇沒其實爾或說昭公自諱謂之
吳孟子非或說坊記所言是未修春秋尤誤中表不可
為昏袁準正論言之至唐并議外屬無服尊卑亦不為
昏然左公穀三傳皆無譏取母黨之文今律不禁姑之
子舅之子為昏　又案古人姓與氏分取妻不取同姓
不論氏其有氏同而姓異者可以為昏若齊之欒氏姓
姜晉之欒氏姓姬衛之孫氏姓姬齊之孫氏則出自長

孫修之後是也其有姓同而氏異者不可為昏若齊之崔與東郭不同氏而同姓姜崔子欲娶亢東郭偃而偃以君出自丁臣出自桓為妨是也

通典云劉德問曰失君父終身不舉者其臣子當舉昏否田瓊荅曰曾許叔重佹五經异義已設此疑鄭元駁云若終身不除是絕祖嗣也除而成昏違禮適權也以周案記云親皆沒已躬命之燕父母者有自取之禮昭昭矣異義所疑為不舉其厥者禮未葬不變服故疑周禮媒氏禁遷葬者與嫁嫠者鄭元云遷葬謂生時非夫婦亦既葬遷之使相從也嫠十九以下未嫁而亦者

生不以禮相接亦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鄭司農云嫁嫠者謂嫁亦人也今時娶會是也史浩云遷葬者謂以亦者求婦嫁亦者謂以亦者求夫以周案遷葬者謂娶其未聘者嫁嫠者謂嫁其已聘者鄭注是也近時惡習盛行因遷嫁而耐圭因耐主而爭繼愔官司無有禁之者

記曾子問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器男不入女閤壻之父母器在塗卽改服今入門始改服故云不改服亏外次女入改服亏內次然後卽位而哭鄭元云不閤器卽改服者昏禮重亏齊衰以下孔穎達云上文

聞畧卽改服也禮運三季之畧與新有昏者期不使又王制云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是昏禮重亏齊衰以下也或云鄭意昏禮重亏齊衰以下當成禮而後改服今畧卽改服者亏古未聞此為疑經之辭孔疏非鄭意也以周案下節除畧不復昏禮文承此下明枉塗聞父母亦與聞齊衰之畧皆然也開元禮云女枉塗而壻之父母亦女赴畧壻除畧之後束帶相見不行初昏之禮女之父母亦亦然不兼齊衰大功之畧為言其意蓋與或說同

記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亦已葬致命

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畧不敢嗣為兄弟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畧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子父母亦壻亦如之羅欽慎云舊說免畧之後壻終守喪說而不取而后此女改嫁女家不許壻亦然後別取此何謬也安有昏姻之約既定直以畧故需之三季之久乃從而改嫁與別娶耶蓋請娶弗許者免畧之初不忍遽爾從吉所謂禮辭也其後必再有往復昏禮乃成聖人雖未嘗言固可以義推也或云羅說甚是但改嫁別娶本文實明言之此非獨注家之誤也經文可刪以周案此為有吉日者言也有吉日謂已告

期葬畢乃使人致命不㬎嗣為兄弟為有吉日而愆期
不可不禮辭也不敢嫁謂不敢嫁此壻也女之父母使
人請壻弗取為壻有不㬎嗣為兄弟之命謙若不敢必
其終取此亦禮辭也然天下斷無女俟終器而壻猶弗
取者而后嫁之謂終嫁此壻也而后緩詞對上不敢嫁
為文女氏既不敢亏器中嫁此壻又俟免器請而嫁之
是謂始終有禮故並曰禮也自注家讀女之父母使人
請為句以嫁為改嫁他人壻弗取為終不取遂致文義
悖違而斥者紛紛矣
何休膏肓云襄仲如齊納幣左氏以為禮也器服未畢

而行昏禮亏義左氏為短鄭元箴之云僖公母成風主
昏㬎權時之禮以周案鄭義曲
記禫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
子嫁子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下殤之小
功則不可王引之云卒哭在弟三月小功之末則在弟
五月已之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是三月而舉吉事
而亏父之小功而己總者待在末之弟五月亦但可為
子冠為子娶婦而不可自冠自娶妻是薄亏己之小功
而厚亏己之總麻矣若云統亏其父則父小功卒哭後
已可自冠自娶妻已亏父之小功之末而猶不能冠娶

妻是父之視小功也輕而己之視父小功也反重揆之
於理殆不可通今案父小功之末小當為大父大功之
末不但冠子嫁子而又可以為子娶婦明父之大功輕
亏己之大功也己雖小功雖當讀為唯以周案鄭注以
大功之末小功之末為卒哭以與下句輕重失敘故
也其實末與卒哭不可提父小功乃大功字之誤旨鄭
注之失通典禮二十載孔琳之荅問已詳議之而上下
文輕重失敘孔氏尚未察也王氏破小為大甚當己雖
小功既卒哭七字連讀雖屬卒哭對上末字為文無容
破字

范汪說五服之制各有月數月數之內自無吉事故曰
衰麻非以接弁冕也禮記云云此為男女失時或繼嗣
未立者旨非通例也蔡謨等說降服大功雖不可娶而
可嫁以陽唱陰和男行女從和從者輕唱行者重故其
制异也荀伯子等說禮大功之末可以嫁子自是論本
服旨所以不明降在大功不可者正以下殤之小功足
以包之本服重而降在小功既不尋同小功而娶妻本
服期而降在大功豈可同大功而嫁子乎孔琳之云娶
妻事重嫁子事輕今若云不可納婦容可以嫁子為難
旨而獨言小功之殤不可以娶妻是指言重者不可也

重者自不可輕者自可有銮何尋輕必從重耶高崧江彪云己既小功卒哭可以娶妻則父大功卒哭亦可娶婦矣以周案從蔡孔兩說

庾蔚之云長殤中殤之大功卒哭之後尋與尋常大功同亏大功之末可以身自冠嫁所以然者雖本期季但降在大功其服稍申故也賀循云小功下殤本是期親以其重故不尋冠娶推此而言降在大功理不尋冠嫁矣孔穎達云齊衰下殤尚不可冠娶而況齊衰長殤中殤降在大功何可冠嫁庾記非也今從賀義以周案自冠取妻事重冠子嫁子事輕蔡謨孔琳之已言之卒哭

在三月大功之末在九月卒哭非即大功之末陳澔亦言之諸說混嫁比例不清以記推之下殤小功既卒哭不可冠娶妻而冠子嫁子未始不可也況長殤中殤已在大功之末冇不可冠子嫁子乎賀孔之說非也記言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不言可娶婦可冠娶妻則降服大功之末亏娶婦自冠娶妻亦冇不可矣庾說亦非也

詩衞風序衞女嫁亏諸侯父母終恩歸甯而不尋鄭元云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甯姊則使大夫甯亏兄弟杜預說同孔穎達云父母在則身自歸甯父姊母存則使

卿甯惠士奇云穀梁子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歸甯非禮詩有歸甯父母之辭者夫人父母在使卿歸甯幼則否左傳襄十二季秦嬴歸于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甯禮也是時秦嬴母在見孔疏身不自歸而使卿甯左氏以為禮言惟此為尋禮凡內女嫁亏諸侯雖父母在直書來者皆非禮也以周案鄭箋為長歸甯者女自歸也如惠說父母在有甯禮無歸甯禮則曰甯可矣何必云歸詩序恩歸甯而不尋何必云父母終至葛覃歸甯父母歸謂歸文王父母謂文王之父母與此歸甯義又不同

何休云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尋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或說父母存身自歸甯父母沒使人甯不自歸諸侯夫人至士妻皆同以周案諸侯夫人父母既沒雖有大故不尋反衛載馳詩可證何說非也其云惟自大夫妻歲一歸宗尋之春秋之義諸侯不內娶詩序三言恩歸甯而不尋皆以嫁諸侯適异國為文明指諸侯夫人言禮經不杖期章女子子適人者為其昆弟之為父後者傳曰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鄭注曰父雖卒猶自歸宗賈疏曰知義然者父母在嫁女歸甯父母何須歸宗子傳言婦人雖在外必歸宗明是據

父母卒者又攷器服經傳通例凡女行亏大夫以上曰嫁行亏士庶人曰適人此云女子子適人者明據大夫以下言

周語云內官不過九御戴記云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二書違异鄭元云女御九九當九夕世婦三九當三夕九嬪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以周案鄭注固穿鑿昏義所言亦非周制也先君子曰白虎通嫁娶篇天子諸侯一娶九女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九而無子百亦無詘也白虎通本亏王度記今大戴禮缺王度

記詳不可攷而其義自古周官九嬪卽九女也與白虎通合攷工記匠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亦可見后之外惟九嬪周語內官不過九御韋注九御九嬪漢貢禹傳古者宮女不過九人高祖孝文孝景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此尤顯據昏義九嬪上有三夫人魏志王朗傳蜀志董允傳因有十二為限之說以古制攷之卽三夫人亦在九嬪中選之故周官列九嬪不言三夫人是猶列六卿而不列三公也周官有世婦女御皆不言其數鄭注云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參見職官門鄭檀弓注蔡邕獨斷並云天子娶十二女夏制也參攷昏

孔穎達云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世婦謂夫人之姪娣故公羊云夫人無子立姪娣子也質家先立姪之子文家先立娣之子左氏亦夫人姪娣賢亏二媵則此世婦者謂夫人姪娣也有妻謂二媵及姪娣也以周案世婦謂夫人之姪娣妻謂二媵妾謂二媵之姪娣孔疏甚舛公羊傳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賢不以長何注云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是則公羊家說二媵賢亏適姪娣與左氏家義異詩召南疏云妾之賢者夫人姪娣也左氏言以夫人之姪娣為繼室明其賢也何氏以二媵為賢與

禮不合彼疏較此明晰又何注云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孔疏互易其文亦非文家尊適尊尊者尊適兄以及其子也文家尊尊先立姪與文家尊尊先立孫同

記曲禮敍世婦在嬪上昏義敍世婦在九嬪下孔穎達說曲禮或礫夏殷言之金鶚說祭義三宮夫人世婦連文可知世婦尊故春官婦官之長以卿為之亦以世婦名以周案周官天官亦先九嬪後世婦祭義以諸侯言諸侯無九嬪

受業婁縣張錫恭
壻鎮海張惠澍 仝校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側室謂夾之室次房寢也孔穎達云正寢之室在南房寢在後側室又次房寢在燕寢之旁生子必亏側室者以正室房寢尊故也月辰謂生月朔日以周案生子必亏側室為上下通禮不獨大夫妻為然

鄭元云國君世子生接以太牢接讀為捷捷勝也謂倉其母使補虛強气也孔穎達云王肅杜預並以為接待夫人以太牢以周案接謂接子也下云凡接子擇日是

丹陽洪竹亭繕刻

其證子初生而卽以禮相接重之也此與下以桑弧蓬
矢六射天地四方同志接子以太牢秉以會其母也鄭
注亦合經餘意王杜以為專待夫人未是待夫人在見
子後

鄭元云三日始負子始有事也負之謂抱之而使鄉寿
也劉台拱云三日上屬為句言設弧帨三日乃收之也
以周案云三日始負子明負子不在三日寿也下又云
三日卜士負之吉者是負子亏三日始當從舊讀如劉
說始字不詞

鄭元云詩負之詩之言承也孔穎達云詩含神霧云詩
者持也以手維持則承奉之義以周案詩負之與特牲
禮詩懷之義同鄭彼注詩亦訓承詩負之者既承而哀
之使面鄉肯以示射也凡曰哀者面鄉寿如周公抱成
王是也以其面言謂之哀以其背言謂之負故鄭注云
負之謂抱之而使鄉寿　又案負子與抱子禮亦不同
負子在三日之後抱子見父在三月之末負子君世子
使士餘無見文抱子君世子使世婦抱之庶子使傅姆
之屬抱之大夫以下妻自抱子是其塋也

劉台拱云三日卜士負之則是三日始卜猶未行負子
之禮也如此解則與下文凡接子擇日不相抵捂矣以

周案接子與負子本異義不相干接子在三日內負子
亏三日乃始鄭注凡接子擇日云雖三日之內尊卑必
皆選其吉焉是也三日卜士負之吉者佗一句讀至三
日始卜其士之吉者是負子亦不定在三日俗儒以三
日爲負子定期非劉氏以負子爲接子尤非
鄭元云桑弧蓬矢本大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
莊述祖云白虎通義以桑弧蓬矢六射句絕射如字音
義射字下屬會亦反誤以周案以桑弧蓬矢句六射句
天地四方句
鄭元云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會子不使君妾

適妾有敵義不相褻以勞辱事也皇侃云士之妻大夫
之妾隨課用一人桓六季左傳云卜士負之士妻會之
不云有大夫妾文略也以周案大夫之妾賤亏士妻左
傳舉其賢者言之
鄭元云擇亏諸母與可者此人君養子之禮也諸母眾
妾也可者傅御之屬也一說擇人而爲此三母非擇取
兄弟之母鄭注非以周案諸母謂庶母可列女傳引佗
阿可阿皆俗字宴讀爲嫕說文嫕女師也鄭此注是梁
武帝天監七季詔語不足據公子有師慈保三母大夫
之子止有慈母以兼師保器服小功章曰君子子爲庶

母慈已者鄭君彼注引內則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倉子三季而出見亏公宮則劬以明世子無慈母則此云人君養子之禮謂養羣公子之禮也而公子養適子亦視此故注君子子為大夫及公子之適子又引此三母以證公子其證大夫養子別引大夫之子有倉母明此無關大夫也孔疏謂此文實亦兼大夫士非

鄭元云凡父在孫見亏祖則無辭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也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也以周案適子適孫有上承宗廟之

重故曰欽有帥將授以事之辭也故執其右手以示意鄭注以器服之禮推言之義甚精密俗儒以辭為夫婦授受語遂云雖適孫不當有辭大謬

鄭元云髻所遺髮也夾囟曰角午達曰鬠孔穎達云囟是腦上縫故說文云囟其字象小兒腦不合也夾囟兩旁當角之處留髮不翦一縱一橫曰午當其頂上縱橫相交通達曰午達以周案檮梁昭十九季傳鬠貫成童鬠貫即鬠角貫亦佗卯詩曰總角丱兮兩角夾囟如卯字之形毛傳范注皆非當據此注正之

妻以子見亏父賤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漸滌以

周案妻以子見亏父為上下通禮但此惟家子為然曰適子庶子擯者以見下文公庶子生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亏君擯者以其子見則大夫以下之適子庶子可知也舊說不明析

鄭元云具視朝食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以周案鄭注本玉藻文是也但下文云父執子之右手是見冢子之禮也適子庶子祇撫其首而已冢子未食而見則如朝之食亦惟夙興時具豫曰其食自在夫入後故下又曰夫入食如養禮舊解不明析

鄭元云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見妾子亏內寢辟入君

也入君見世子亏路寢見妾子就側室以周案記言見子之禮云夫入門升自阼階妻抱子出自房鄭注以為側室之房說甚可疑曰阼階必有西階矣側室有東西階有房室直與正寢同制耳屬無據尋鄭注所以為此說者為下有妻遂適寢之文也竊謂此云夫入門者謂入內寢與見妾子亏內寢同妻抱子出自房者妻自側階升故出自房時妻尚在側室也下云妻遂適寢與妾遂入御意同皆對三月肯居側室為文入御亦謂入寢於妻曰適寢亏妾曰入御賢賤之詞也

舊讀遂左還句授師句子師連下為句近讀授師子句

以周案近讀是謂以子授其師也

鄭元云適子庶子見亏外寢適子謂世子弟庶子妾子也外寢燕寢也孔穎達說庶子見亏側室茲為撫首咳名之事同故與適子連文燕寢在內而云外者對側室為外耳以周案記中凡言外寢者皆謂正寢未有以燕寢為外寢者下文記大夫妾生子云見亏內寢大夫止有燕寢一正寢一則內寢者燕寢也外寢者正寢也人君見適子庶子亏外寢亦路門內之正寢可知也舉適子庶子則見世子可知上節記世子不言見外寢亏此互見故曰禮師初而無辭其異也故又別之如鄭注以

外寢為燕寢則見燕寢亦適子庶子所異其文當在禮師初之下與無辭為類非其義也

妾子生三月之末漱滌夙齊見亏內寢禮之如始入室鄭元云內寢適妻寢也禮謂已見子夫會而使獨餕也以周案下文云適子庶子已會而見注言與經文違非也妾子生三月之末漱滌夙齊見亏內寢與下公庶子生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亏君同例謂妾自潔其身以見其夫而其子乃亏會後擯者以見亏外寢上下諸節文可推而知也劉端臨云見亏內寢者謂妾見君也公之庶子不與母俱見則大夫士之子從可知矣劉

氏此說是也

鄭元云無辭辭謂欽有帥記有成也孔穎達云庤文卿大夫妻見適子有父執右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之辭其文已具故亏見世子之禮略而不言其實見世子亦然以周案孔疏是俗儒以為世子亦無辭如其說文當在禮帥初之上謬已

鄭元云大夫之子有會母選亏傳御之中器服所謂乳母也以周案上文言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會子下又言師慈保三母是會母在三母之外也器服小功章庶母慈己者義包師保總麻章又有乳母故此會

母注以乳母解之是也小功章引此以當慈母未是或又謂大夫子止有會母不舅有慈母大謬

鄭元云旬而見句當為均聲之誤也有時適妾同時生子子均而見者以生先後見之既見乃會亦辟人君也

莊述祖云旬當為旬字之譌說文旬目搖也從目勻省聲或從旬佺晌大戴禮人生三月而徹晌即旬文之不省戴禮盧注晌睛轉視兒亦與目搖解同旬而見申上三月而見之義白虎通義云三月名之何人生三月目晌亦能咳笑與人相耍荅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晌亦晌字之譌記言此明名子所以必三月之末而冢子與

適子庶子見有先後為天子諸侯大夫士之逢禮也以
周案旬本有均義故公均亦侔公旬鄭破旬為均又足
以同時均生恐非經意或讀如字謂十日而見與三月
見父之文違或謂三月後每旬一見與上下以始見立
文亦戾莊氏此說甚覈但以旬為卽三月末之見
亦少別白上兩節三月之末見父皆據人君立文此言
大夫以下之子目旬而見不必定在三月之末故特以
自命士以上大夫之子旬而見別箸之三月之末有定
期旬有遲早不限亏末下文冢子未會而見適子庶子
已會而見義通上下鄭注以下文為人君禮亏此又言

既見乃會以別之亦非
白虎通義云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亏祖廟明
當為宗廟主也一說名之亏奠寢名者幼小卑賤之褅
質略故亏奠寢以周案記內則適子庶子見亏外寢咳
而名之外寢正寢也鄭注以為奠寢卽本白虎論之一
說而云然其實非也逸禮服傳文亦無可徵惟曾子問
有君已葬而世子生三月乃名亏禰以名徧告及社稷
宗廟山川此據君薨立文非父自名亏祖廟
記保傅云古之王者大子乃生固舉之禮使士負之有
司參夙興端冕見之南郊見之天也盧辯云使士負之

卜其吉也參夙謂三月朝也以周案大子乃生乃與才通始也固舉之禮固乃用字之譌左傳所謂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是也用以也白虎通義引伀舉之以禮內則云卜士負之吉者謂卜士非卜子盧注誤大子之南郊見天義不蒙上士負故以有司別言之負子枉三日見天當枉三月之末見父以後白虎通義云使士負子亏南郊以桑弧蓬矢六射豈子生三日而有遠之南郊之理故盧注以參夙為三月朝孔氏補注未達盧意但參夙漢書新書白虎通義俱伀齊肅齊古伀曾與參相近夙與肅古通知之南郊見之天不蒙上士負為文則參夙與三字依各書伀齊肅亏義自通不必曲解參為三月

姪孫鎮海梅鼎恩
次玎仝校

鄭元駁异義云炎帝姓姜大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箸在書傳春秋左傳無駁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亏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以此言之天子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

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以周案諸侯以字為氏之氏
今注疏本佡譌誤也天子胙諸侯土而命之氏氏謂國
氏諸侯不尋專封卽不尋命氏故其大夫身受采地皆
無氏至子孫有以王父字為氏者因以為族故也因以
為族者諸侯尋命族故也其以王父字為氏此為氏族
之氏與國氏异或以官氏或以邑氏亦惟世祿家有之
其本身未嘗命氏亦同國氏之氏天子命之氏族之氏
諸侯命之鄭漁仲佡通志詳敍氏族亏此尚未剖析且
後世之姓多是古人之氏四裔不椳之氏尤無當中國
之姓鄭氏牽弭傅會多不可信

王充云因其所生賜之姓若夏吞薏苡而生則姓姒氏
商吞蒉子而生則姓子氏周履大人迹而生則姓姬氏
杜預云因生以賜姓若舜由嬀汭故陳為嬀姓胙之土
而命之氏謂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以周案王說與禮
緯同不足信建德謂建立諸侯之有德者國語云异姓
則异德异德則异類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韋昭云
尋姓以德居官而賜之姓是也天子建立有德者因生
以賜姓國語所謂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黃
帝為姬炎帝為姜是也胙之土而命以氏謂以國為氏
如踐土之盟書曰晉重魯申衞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

王臣莒期又荀偃之傅齊環衛太子之傅鄭勝晉午之類是也凡胙土者必命氏不必賜姓賜姓自有氏故國語云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凡二十五宗其姬姓者十四人云二十五宗者皆命氏也姬姓者十四人其十一人命之氏未賜姓後世姓與氏不分又無命氏之典子姓既多遂莫別其所出

服虔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為序賢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為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杜預云諸侯佐卑不舉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便卽先人之謚傅以為族孔穎達云為謚因以為族謂賜族

雖以先人之字或用先人所為之謚因以為族以謚為族者衛齊惡宋戴惡之類是也而劉君乃傅以謚為族全無一人妄規杜氏以周案鄭駁异義引諸侯以字為氏與服注合杜注氏伾謚不及服鄭所見本為長其云卽先人謚傅以為族說本王符潛夫論云賜氏以字孟孫叔孫是也賜氏以謚戴武宣穆是也如其說本文宓云以字以謚方通孫頤谷段懋堂因謂以字為謚以謚為族族亏謚卽族亏字朱仲鈞亦詳駁之矣孫以王父字為氏春秋中不可枚舉而左傳亏歸父曰盟東門氏亏子展曰罕氏掌國政亏子皙曰以駟氏之甲攻邑霄

皆後人追述之詞或者據此謂有以父字為氏者誤公
子友字季亦曰季友公子遂字仲亦曰仲遂此與魯叔
肸字叔曰叔肸鮑叔牙字叔曰叔牙同為其單字仲叔
季故以字加其名使人易曉或者據此謂諸人皆生寿
賜氏亦誤又公子慶父字仲謚其仲公子牙字叔謚僖
叔公子友字季謚成季此與臧僖伯臧哀伯曲沃桓伯
欒共叔同皆以謚加亏字此本古法或者據此為以字
為謚之證亦誤凡傅子賢亏字後三桓專政皆謚為某
子而臧武仲子服景伯等猶以謚加字
此其
證也
杜預云別而傅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曰族孔穎達云

族者屬也與子孫其相連屬其旁支別族則各自立氏
毛奇齡云孔氏正義姓分為族族分為氏彼徒以子服
南宮之總皆桓族馬師子南之總皆穆族因遂以族歸
桓穆而不知桓穆者族之總傅非分傅之族也傳高
陽氏有一十六族非氏之分為族乎以周案鄭駁吕義
引左傳諸侯以字為氏因以為族云族者氏之別名也
明氏族本同無先後之可分也故羽父為無駭請氏而
曰請族眾仲曰諸侯以字為氏因以為族明族因氏別
氏者所以別其族也公子之孫一分氏即分族故氏族
通傅叔向曰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羊舌為十一

族之一上曰族下曰氏互文也經傳氏族之外又有國氏有公族氏族之氏與國氏異國氏惟天子錫命之氏族則諸侯所命也氏族之族與公族異公族為公子公孫之通稱氏族則公子之孫及異姓大夫自別其宗之名如左傳所稱宋之戴族桓族卽公族也孔疏誤以公族之族為氏族遂以戴族之後有琴氏桓族之後有向氏為氏族有分合之異非也左傳所稱高陽氏高辛氏卽國氏也毛氏誤以國氏之氏為族氏遂以高陽氏高辛氏之後分十六族為族氏有先後之別尤非至舉先君之謚以表族後卽用表族者以為氏如戴族亦稱戴

氏桓族亦稱桓氏此從夫人之稱謂而言之非古而氏族之無先後亦可見

顧炎武云鄭康成駁異義引傳文云諸侯以字為氏今俗謚者傳寫誤也朱子云以字為氏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下云公以氏為展氏是也孫志祖云記檀弓哀公誄孔子鄭注云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謚明用左傳此語儀禮少牢禮注大夫或因字為謚傳曰魯無駭卒請謚與族公命之以字為展氏是也史記集解引駁異義佺以字為氏乃傳寫之誤以周案鄭注檀弓循文佺解未必用左氏語案誄與謚異京公誄孔子非謚也春

秋大夫之謚俱本謚法解周書謚法凡二百九十四字無尼士虞記適爾皇祖某甫注云某甫字也若言尼甫是鄭亦以尼甫爲字非謚也檀弓注本未是　少牢禮皇祖伯某注云伯某且字也大夫或因字爲謚謚當佺氏後人據杜本改之爾鄭意禮亏大夫士告請之祭並曰皇祖某甫士之正祭則云某子少牢所言亦正祭禮不俜某子曰伯某某柱伯下是俜字矣春秋之例子賢亏字（鄉射禮鄭注引春秋傳曰字不若子）此大夫禮其俜反貶亏士似與禮不合故云大夫或因字爲氏引左傳以字爲展氏證之見伯某之字或卽氏皇祖伯某者皇祖伯氏也俜氏又賢亏子其不命氏者曰伯子可也子氏未定故曰某賈疏據誤本佺爲謚謂

伯某之某卽謚姝誤凡古人俜伯某子某者皆字俜某伯某子者爲謚如賈疏經文當佺皇祖某伯方通孫沿賈謬難據且鄭注大夫或因字爲氏或爲轉詞其上文云伯某且字仍以字釋某者以聘禮記皇祖某甫皇考某子例之則特牲之祭俜某子以該其祖之爲大夫者少牢之祭俜伯某以該其祖之爲士者例自可通故以且字剔於寿而以因字爲氏或之

異義云今戴禮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子適人者與

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為一族妻之母姓為一族妻之父姓為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元孫凡九皆為同姓許愼謹案禮總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為妻父母有服明九族不㝵但施亏同姓鄭元駁之云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為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則三族不當有異姓其服皆總麻總麻之服不廢嫁女娶妻是為異姓不枉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

如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元孫昭然察矣以周案鄭駁是也家南山先生曰九族止謂本宗九世豈有外姻謂之族乎故爾雅別外姻曰母黨妻黨家南山諱潤玉子孟清鄭元云絕族無施服謂族昆弟之子不相為服親者屬謂有親者服以周案禮有絕服無絕族大傳此文與喪服出妻之子為母期則為外祖父母無服傳文同絕族謂疎親鄭彼注云枉疎而及曰施是也族無絕道故禮曰收族曰合族亦所以撫民也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㝵民文次主吏之肯唐叔封晉分殷餘

民懷姓九宗至春秋時翼九宗五正逆晉侯有藉故家之力古宗淤之有裨於家國如此

白虎通義云別子者自為其子孫祖繼別者各自為宗所為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鄭元云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也繼別謂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小宗小宗四與大宗凡五杜預云別子者君之嫡妻之子長子之母弟也君命為祖其子則為大宗始封君相傳則自祖始封君其支子孫皆宗大宗然則繼體君為宗中之尊支庶莫敢宗之是以命別子為宗主一

宗奉之故曰祖者高祖也言屬逮亏君則就君屬絕亏君則適宗子家也而說者或云君代代尋立大宗或云別子之母弟亦尋為祖或云命妾子為別子其嫡妻子則還宗亏君皆非也別子之弟子孫無賢賤皆宜宗別子之子孫小宗一家之長也同族則宗之五屬斷服則不宗以周案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故國君祖始封君又立母弟為大宗以統眾兄弟眾兄弟宗大宗不敢祖諸侯無論屬之絕不絕別子為祖以其子孫言不關眾兄弟鄭注云後世以為祖是已杜意君不尋代代立大宗惟始封君尋立母弟為別子以為祖祖

者高祖服絕亏君其未絕者則還宗君不宗別子說甚
紕繆其云別子之母弟不尋為祖尋之大傳云公子之
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孔疏謂諸
侯弟二子以下並為其後世之始祖其說本於王肅見通
典誤記曰祖遷亏上宗易亏下弟二子以下可為始祖
則別子非百世不遷之宗矣惟弟二子以下有齮為大
夫者而後可為後世之祖鄭注所謂始齮亦祖如魯三
桓鄭七穆是矣繼別為宗班氏以小宗言鄭注以大宗
言以下句繼禰者為小宗對之則此宗謂大宗可知也
小宗有四大宗有一通典載賀循義宗已詳之程易疇

朱仲鈞輩拘執大傳文繼禰者為小宗餘皆大宗亦未
是

孔穎達說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別子或由此君而
出或由他國而來適子適孫世世繼別子陳澔云大傳
之所自出四字衍文以周案云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
也釋上為祖之義別子即為祖之別子云宗其繼別子
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釋上為宗之義繼別子即
為宗之繼別云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釋上小
宗之義小宗五世而遷繼別子之所自出即別子宗主
繼別而所以宗主別子繼別百世不遷而所以百世不

遷亦主別子故亏繼別子之所自出者重綦其詞亏百世不遷者參差其文以見繼別子之所以為大宗者為同以別子為太祖也孔疏陳說皆不足信呂與叔謂如魯桓公乃別子季友之所自出卽桓公大宗如其言記文曰宗其別子之所自出可矣何必云繼且此記特起為士大夫者恣不關公子季友亞屬下公子之宗道而申其說者林氏陳數求義程氏宗恣小記朱氏求昰齋經說等說謂魯舉立周公所自出之文王廟三家亦舉立所自出之桓公廟更謬說詳廟制門

鄭元云公子不舉宗君君命適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昆公子之宗道也所宗者適則如大宗亦為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為其妻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亦為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己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王肅云君無適弟以庶昆弟為小宗昰為有小宗無大宗一子無小宗昰為有大宗無小宗無宗謂君一身者也亦莫之宗謂君有一弟為宗無宗之者也以周案王說非鄭亦可疑

范宣云為其士大夫之庶宗惟施公子之身至諸公子有子孫各祖公子以為別子各宗其適子以為大宗所以舉其士大夫之適者嫌庶宗昆弟之子猶復為小宗

故特舉適以曉之也凡母弟及庶昆弟所謂庶宗大宗
正論其一代之適庶旨至亏各有子之後長子皆成適
也以周案范氏讀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絕句亏文不
順亏義未繆
林喬蔭程瑤田說繼禰者為小宗繼祖者為大宗先君
之母弟為別子者其身亦止是繼禰小宗而自今君之
羣昆弟視之則為繼祖之大宗故就羣公子之身言之
其或今君有母弟而先君無母弟是為有小宗而無大
宗者其或先君有母弟而今君無母弟是為有大宗而
無小宗者又或先君與今君兩世皆無母弟是為大小

宗皆無而己身不為別子則亦無人宗之乃所謂無宗
亦莫之宗者然而公子雖無宗而固自有公子之宗道
也公子之公即今君也今君為之上求諸繼高祖者爰
而推諸九族之內其有身為大夫士之適者即使羣公
子之庶者宗之是無宗仍同有宗故曰公子之宗道也
夫上而求諸繼高祖而爰及九族之人此其人不唯非
公子亦竝非公孫固不辱以公子公孫名故直據其斆
曰士大夫而公子之身既從士大夫之宗法故亦據其
身之為士大夫者稱之記文所舉公子有三等之异正
以申嵗文所未盡而公子有宗道一節又專為無宗者

釋之如鄭所說上下文義俱未貫通以周案三等之旨鄭注據公子本身而言似無所謂大宗小宗林氏因之歷駁鄭注而自為之說程氏用其言未是

鄭元云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謂後世為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尋祀別子也公子若桓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耳楊復云記文亏理有害鄭注遂以為因國君以尊降其親愈非禮意以周案不祖公子鄭注據後世為君言非自以尊降其親楊說誤秦味經云知此不祖公子之義可以定唐宋始祖之議矣

毛奇齡云別子者公子之通稱也繼別者別子之子也繼別為宗非繼別始為宗也宗始亏別子有繼之者而自此以後雖百世皆為宗巳凡合宗之事皆當以國君與別子一世為斷如鄭注別子一世無大宗繼別一世無小宗凡國君繼體必有三世無大小宗者此豈可為訓以周案鄭注說宗法本是所可議者別子與公子不分又泥亏繼別為宗之語似公子身無宗法亏下文公子三等之宗難通乃曰宗適如大宗宗庶如小宗以比擬之遂致後人之肆駁竊謂經傳多通言對言之分通言之公子與別子同故穀梁傳曰冀周之分子也分子

卽別子之謂也大傳之文上數節曰別子下數節曰公子此對文之有异者也异國始來仕為卿大夫者為別子家無宗族身亦無宗淤故至繼別乃有宗若公子有與始來仕者不同為公子之身已有三等宗淤故記文又特箸之有小宗而無大宗鄭王竝以有庶宗無適宗為言是已則有大宗而無小宗謂有適宗無庶宗也無宗亦莫之宗鄭注謂公子惟已一人亦是公子有公道四句鄭注亏此總發三等宗淤以明申上為義亦是是則公子之身明有宗淤矣何必曰如大宗如小宗以通之乎近毛程輩知鄭之非而立說之牽强較鄭耍甚

杜預云大夫有貳宗謂適子為小宗一作大宗次者為貳宗一作次子孔穎達云沈云適子為小宗謂大夫之身次者為貳宗謂大夫庶弟貳宗與側室為傍皆是官名與五宗別凌廷堪云天子以別子為諸侯故云建國諸侯以別子為卿故云立家卿以別子為大夫故云置側室大夫以別子為士故云有貳宗士之別子無重可承故云隸子弟以周案諸侯謂之國卿大夫謂之家其支子官謂之側室諸侯尋立公子為家公子彙為大夫公子之公又為之立大宗有大宗則有小宗小宗所以副大宗也白虎通義曰大宗能率小宗大夫尋立其子為士以隸

子弟葢卽大夫之小宗白虎通義曰小宗能率羣弟國
家側室對文貳宗隸子弟對文孔疏以貳宗對側室為
大夫庶弟不以其子言殊屬未安凌氏意是云別子誤
卿大夫士之子不曏云別子別子為祖百世不遷貳宗
為小宗之副小宗者五世則遷先君子云喪服傳既言
自尊別亏卑又言自卑別亏尊此大夫所以為太祖也
凡有百世不遷之太祖乃有百世不遷之大宗此別子
與大夫所以有大宗也國君之庶昆弟必臣為大夫而
始立大宗別子之為大夫士者皆可立為大宗此適庶
之分也大夫有大小貳宗士則隸子弟此大夫士之分

孔穎達云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大夫舉祭曾祖廟已
是庶子不合自立崔氏云當寄曾祖廟亏宗子之家亦
舉以上牲宗子為祭也若己是宗子從父庶兄弟父之
適子則亏其家立禰廟其祖及曾祖亦亏宗子之家寄
立之亦宗子為祭也若己是宗子從祖庶兄弟父祖之
適則立祖禰廟亏己家亦寄立曾祖廟亏宗子之家己
亦供上牲宗子為祭以周案別子為大夫可自立廟祭
其曾祖祖禰今以宗子為士已立二廟已為大夫不敢
祭為祭無二主也曾祖士本不祭寄立之說殊覺未安

程易疇申崔說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泥此則宗子庶
人亦寄立三廟乎庶人立三廟是不遵王寄立三廟亏
庶人是不敬祖
記庶子不為長子三季兩言不繼祖載聖間人通漢說
長子是五代之適馬融用其說以注喪服鄭元說為父
後者然後為長子三季庶子者為父後者之弟也小記
曰不繼祖與禰此但言祖不言禰容祖禰共廟賀循虞
喜庾蔚之說長子是四世之適孔穎達賈公彥用其說
以申鄭注以周案經言不繼祖如戴聞人說是為不繼
曾祖矣經言庶子不為長子三季如賀虞等說是為庶

子之子不為長子三季矣亏經添說亏義紕繆鄭注欲
兩通喪服傳小記之文為父後是繼禰其長子即繼祖
譙周云不繼祖與禰者謂庶子身不繼禰故其長子為
不繼祖劉智云小記祖禰兩舉之者明父之重長子以
其當為禰後也其所繼者亏父則禰亏子則祖兩說申
鄭義甚明程易疇云小記云庶子不繼祖者明其宗也言
言其非繼祖之宗也又云庶子不繼禰者明其宗也言
其非繼禰之宗也其曰不繼祖與禰指庶子不為祖禰
宗廟主故不為長子斬喪服傳不繼祖主庶子之長子
言此主庶子非宗子言言非一端隋文解之自通若彼

此互纏則鑿矣

白虎通義云諸侯奪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臯奪宗何曰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故不奪宗也喪服經曰大夫為宗子不言諸侯為宗子或云詩宗子維城大宗維翰滕謂魯為宗國是天子諸侯亦有宗以周案喪服經曰大夫為宗子不言諸侯記大傳曰公子有宗道亦不云諸侯為人君體尊族人不臯以其戚戚君也諸侯奪宗漢梅福已言之如注云奪宗始封之君尊為諸侯則奪其舊為宗子之事是也若諸侯與諸侯分同有相宗之道此猶公子之宗公子也大夫亏諸侯

不敢以其戚戚君故君立其母弟為別子以統先君之諸子謂之宗子亦謂之大宗詩之所云指王子言非謂天子天子不自為宗也宗子為士庶子起為大夫大夫身不奪宗至繼別亦奪宗記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石渠奏議云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適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否戴聖云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言適子不為後者不臯先庶旨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閒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白虎通義云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己之後往為後亏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以周案大宗不可絕傳有明文但傳

云以支子後大宗其義已暢復云適子不尋後大宗正
明小宗之適子亦正體其祖禰不可自絕也魏田瓊云
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亏宗子家後
以其庶子還承其父之祀此說最通　國朝有獨子兼
承宗祧之例義生亏斯
張湛云禮所稱為人後後大宗所以承正統若非大宗
之主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徐乾學云古大宗無子
則立後未有小宗無子而立後者也自秦漢以後世無
宗法凡無子者即小宗亦為之置後不知小宗無後者
古有從祖祔食之禮則雖未嘗繼嗣而其祭祀固未始

絕也以周案大宗無子為之立後為正統之重不可絕
也而小宗亦有五世宗適之重故喪服父為長子傳曰
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戴聖閒人通漢以此長子
為五世之適鄭據小記不繼祖與禰之文且謂長子不
必五世則繼祖與禰之小宗亦有正體傳重之義其為
之後亦禮也若身屬庶子上不繼祖禰亦置後斯乃後
世之失爾
春秋書躋僖公又書仲嬰齊卒公羊傳云躋僖公逆祀
也其逆祀柰何先禰而後祖也嬰齊為兄後為人後者
為之子也其稱仲何以王父字為氏也以周案禮天子

諸侯盡臣諸父兄弟臣子一例故左傳以閔僖為父子公穀義同是也大夫不臣臣兄弟歸父何臣子嬰齊何休云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文公亏閔公猶祖也嬰齊弟無後兄之義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為父孫何說是也諸侯奪宗不可拘以宗法大夫以下以宗法齊之而已或拘兄弟同昭穆之說閔僖不臣為父子或據為人後者為之子之說并謂歸父可以子嬰齊胥失之矣　又案後世以旁支繼有天下如東漢之光武蜀漢之先主國統中絕奮然崛起此喪服小記所謂庶子王是也其本身立四親其後嗣各以光武先主為祖而高帝為祖所自出可也若晉元帝以琅邪王事愍帝欲以漢世祖自比馬賢與已非之簡文帝以會稽王歷事成帝以下數主亦欲以世祖自比尤非其倫矣若明之世宗親承遺詔入繼幷非晉元帝比其曰考孝宗而兄武宗已爺三傳之義而又以興獻稱帝稱宗此敗禮傷教之制而不可為法者也莊述祖云兄弟相代非受之亏父也不繼所後而繼先君是無所受也無所受者篡也有為此說者蔑所後之先君而陷其君亏大惡皆舉亏聖人之經者也莊氏此論嚴矣

成十五季經仲嬰齊卒左傳無文公羊說嬰齊為襄仲

之子公孫歸父之弟嬰齊之稱仲為禴歸父而祖襄仲
為之後者為之子也以周案為之後者為之子此人君
承統之法不可以施亏大夫魯亏叔孫氏嘗逐僑如而
立其弟豹亏臧孫氏嘗逐紇而立其兄為不聞豹以僑
如為禴為以紇為禴也仲嬰齊葢歸父之子襄仲之孫
孫以王父字為氏亏例曷尋稱仲嬰齊穀梁傳亏歸父奔
齊言歸父有子在魯與公守殯明後之仲嬰齊卽歸父
之子在魯者也亏仲嬰齊卒云此仲孫也其曰仲何子
由父疏之也穀梁以嬰齊為襄仲孫故曰仲孫其曰仲
何子由父疏之明所以不稱仲孫也魯人立嬰齊為歸

父不為仲遂故曰子由父疏之疏之謂疏仲遂也疏仲
遂故不稱仲孫穀梁本義如此漢儒治穀梁學者多參
公羊家說今穀梁傳仲孫佗公孫用公羊義改之也何
注公羊又參穀梁說云弟無後兄之義為亂昭穆之序
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為父孫此實穀梁
家駁公羊說而何氏隱用之以彌縫公羊之誤也且據
公羊說仲遂弒君殺叔仲惠伯為諸大夫所羣斥則魯
人必不立其子也明矣又云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而
立嬰齊則嬰齊為歸父之子亦可知矣而乃謂立襄仲
之子以後其兄歸父又以襄仲之子不舉稱仲而謂為

歸父後卽為歸父子豈不自生支絀乎
鄭元云射義與為人後者一人而已
既有為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徐師曾云與干也與為
後有所利而干求之萬斯同云後當為役字之誤以周
案公羊傳云及者何與也及我欲之與亦自許之辭也
凡為人後者父若祖命之非自許也父若祖既歿無為
人後之道今自許之是貪財而忘本故其辜與賈軍臣
國諸人同科晉書羊祜傳祜兄子暨以父歿不臨為人
後不奉詔猶有古道然君命之為後可也今自許為人
後且有與人爭嗣者皆宜禁如注義與當訓兼士昏禮

記我與柱注云與猶兼也是其義

受業鎮海梅鼎恩 仝校